

《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论略

吴大斌^{*1}

【摘要】：《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是一篇唐代记事碑文，记载了开凿乐山大佛的人文历史信息。作者围绕建设者开凿大弥勒石像这一贯穿全文的中心主线进行论述，认为《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着重表达了释遵牟尼的修为思想和教育观，认为提高人的内心思想修为最重要，文章阐明了很多人生哲理、真理乃至万物生成法理，是一篇非常有特点的文学艺术性和思想性强的唐代“记”类应用散文。

【关键词】：乐山大佛；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7）03-0140-5

“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即是我们今天所称谓的乐山大佛。嘉州，即今乐山市，北周置嘉州，治平羌，取“郡土嘉美”之意，隋置眉山郡，唐复嘉州。凌云寺，即今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所在凌云山内的凌云寺，建于唐代。大弥勒石像位于嘉州凌云山凌云寺旁。这里历代是久负盛名的旅游胜地，山水风景秀丽，南宋进士邵博《清音亭记》赞曰：“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日嘉州，州之胜日凌云寺”，历来是文人墨客和佛教信徒竞相游览的胜地，历代不少文人如岑参、司空曙、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王士禛等留下大量诗文。1996年，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乐山大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专家桑塞尔·席尔瓦博士称赞说：“乐山大佛与世界其他石刻比较，比如可以和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与尼罗河的帝王备相媲美。”

开凿于1300年前的唐代乐山大佛，其人文景观、艺术成就、宗教影响等具有普世价值，是中华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记载乐山大佛的历史人文信息的记事碑文《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是唯一记录乐山大佛历史信息的珍贵文字史料，然而这篇碑文古今少有人问津，一直以来少有学者对这篇碑文内容全面的发掘研究其价值，更没有重视它的白话译文研究工作，这或许是因为文章中引用的大量佛学词汇等特别用语深奥难懂，让人望而却步。本文从文学散文角度研究《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的文学艺术性和思想性，当然其历史人文信息已然位列其中。今将《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推出，以示显扬这一中华文化瑰宝和世界文化遗产。

一、《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

（一）碑文出处

《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出自于乐山大佛外侧右面临江绝壁上的摩崖石刻碑（即依山崖石壁凿成的石刻碑）的一篇记事碑文。该摩崖石刻碑于乐山大佛建造竣工时的公元803年所立，至今尚存。

古籍文献中有关《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及碑文的介绍，有宋代赵明诚所著《金石录》卷第九记载“唐凌云寺石像记，韦皋撰，张绰行书，贞元十九年十月。唐凌云寺石像记一、唐凌云寺石像记二、唐凌云寺石像记三、唐凌云寺石像记四、唐凌云寺石像记五”^[1]；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记载“嘉州凌云寺大像记，韦皋文，张绰书，其碑盛丰，字画雄伟，顷于潘义荣处见之”^[2]；元代僧人念常编集的《佛祖历代通载》卷第十四记载：“嘉州石像初成，皋为之记。略曰，头围千尺，目广二丈，其余相好一一称是。”^[3]宋代的古籍文献是最早记载唐代碑文《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的文献，但只是简约介绍碑文

¹ 作者简介：吴大斌，四川省乐山市乐山大佛乌尤文物保护管理局职员，四川 乐山 614000。

拓片和承载此文的摩崖石刻记事碑。从明代开始，在地方志中才陆续发现刊载《嘉州凌云寺大弥勒

石像记》碑文全文内容，如明万历《嘉定州志》卷六载“大佛记”^[4]，清嘉庆《凌云诗钞》卷八附刻载“嘉州凌云寺大像记”^[5]，此外清嘉庆二十一年《四川通志》卷四十一载“凌云寺大像记”、清同治三年《嘉定府志》卷四十三载“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清光绪十三年《乐山县志》卷十三载“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民国二十三年《乐山县志》卷十一载“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以上志书均录有《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全文内容。在今乐山大佛凌云寺天王殿外左侧墙壁上嵌刻有《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全文，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该寺住持果静请乌尤寺宏善（偏能法师）书写的。

（二）碑文校勘说明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唐宋时期的古籍文献中收录《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全文文字，但是宋代古籍文献中是最早提及这篇记事碑文的信息文献。明代以后的地方志书中陆续收录了《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全文，但是这些地方志书文献刊载的碑文内容其个别文字互相有出入和缺失。为什么会出现个别文字录入错误和缺失？实际上从明代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原韦皋摩崖石刻碑已经“消失”于历史长河中了，这是因为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曾经多次沦为兵家战场，如宋元之际的战争和元末义军与元兵之战，导致凌云山历史古迹惨遭兵燹。此后的数百年间乐山大佛教荒草侵漫，时兴时废，在漫长的历史时间浸没中人们早已淡忘了韦皋摩崖石刻碑及碑文的存在和具体位置。上世纪八十年代偶然发现的原韦皋摩崖石刻碑及碑文才重见天日，这对于还原《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原碑文带来可喜的校勘成果。遗憾的是新发现的原韦皋摩崖石刻碑碑文经过一千多年的风化侵蚀，部分文字现难以辨识，但这不至于影响还原原碑文内容，依照各古迹文献刊载的韦皋碑文与原韦皋摩崖石刻碑文能识读的文字进行对照校勘，可还原原碑文文字。现将对各版本出版物中主要错讹之处（加字、漏字、误作形近字等）作如下校勘说明：

第4行：“人亦不存”，有的古迹文献和现代文史学者书籍出版物中作“人亦不予”，作“予”字者，应该是在抄录或转抄过程中错讹所致。

第5行：“建兹沦溺”，有的古迹文献和现代文史学者书籍出版物中作“痛兹沦溺”，然而“痛”字与本句字意不符，应为“建”，“建兹”构成一个词组。作“痛”字者，应是在抄录或转抄过程中错讹所致。

第6-7行：“若广开慈容，寥廓轮相”，有的古迹文献和现代文史学者书籍出版物中作“增廓轮相”，有的作“廓轮相法”。结合前语“若广开慈容”与后半词组“轮相”之意，“轮相”即指弘扬佛法，“廓轮相”应该是“寥廓轮相”一词，“寥廓”即广远的意思，“寥廓轮相”的意思就是广远传播佛法。“寥”字在历代文献和新发现的韦皋摩崖石刻记事碑文残文中均无法考证，此“寥”字可存疑。

第8行：“民惟子来”，有的古迹文献和现代文史学者书籍出版物中作“工惟子来”，结合“子来”一词之意，应为“民”字。作“工”字者，应是在抄录或转抄过程中错讹所致。

第8-9行：“倩师金工”，有的古迹文献和现代文史学者书籍出版物中作“债师金工”，有的作“倩师命工”，作“债”“命”字者，应是在抄录或转抄过程中错讹所致。“倩师金工”，指聘用的技师和金属工匠。倩，作动词用，央求、请人做某事，这里指聘用；师，擅长某种技术或在某个领域里有特殊技能的人，这里指技师；金工，从事金属加工工艺的工匠。

第12行：“故哲圣因其所欲，导之以存养，示之以进修”，“导之以存养”此五字在各古籍文献中均缺失，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伍中一先生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发现的韦皋摩崖石刻记事碑中的残存文字和碑文前后之意，考证分析后疑是“导之以存养”。此五字存疑。

第 14 行：“惟识浅深”，有的古迹文献和现代文史学者书籍出版物中作“惟诚浅深”，作“诚”字者应是在抄录或转抄过程中错讹所致。识，辨别道理之意。

第 15 行：“救物之弘”，有的古迹文献和现代文史学者书籍出版物中作“救物之宏”，作“宏”字者应是在抄录或转抄过程中错讹所致。弘，宽宏和善之意。

第 18 行：“而功巨用广，其费亿万”，有的古迹文献和现代文史学者书籍出版物中作“而功巨用广，其费亿万金”，有的作“而功巨用广，费亿万金”。“费”意思是指需用的钱财，所以漏掉“其”字和擅加“金”字是勘误之故。

第 19 行：“开元中，口口诏赐麻盐之税”，在“诏”前缺两字，亦或是唐代碑文书写礼制而空两格之故。

第 21 行：“从莲花座上至于膝”，有的古迹文献和现代文史学者的资料出版物中作“从莲花座上及至于膝”，“及”字乃擅加。

三、作记背景、作者韦皋

（一）作记背景

大弥勒石像的建造分三个时期。第一个建造时期大约在公元 713-720?年左右，由海通和尚最初发起规划造像蓝图，并主持开凿佛像头部大约至胸部位置，实现了海通当初的目标：“惊流怒涛险自砥平。”海通去世后，加上建造经费不足，续建工程只好停下来。第二个建造时期，大约在公元 720 年左右，海通去世后，接着由蜀地任观察使的地方高级长官章仇兼琼组织续建佛像；又大约公元 727 年左右（唐开元中），皇帝下诏书赐予麻、盐税款，充实建造资金，继续开凿佛像。第三个建造时期，公元 789-803 年，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主持大弥勒石像最后的续建工程，开凿佛像脚下的莲花宝座至膝部，以及配套设施建设，大弥勒石像建设工程终于在公元 803 年建设完成。宏伟的大弥勒石像工程，它既是一项济人利物的水利工程，也是一件伟大的建筑艺术品，完成它可谓旷日持久，耗费了数代人的心血，为了显扬它的建设功绩，韦皋作为大弥勒石像工程最后一位主持建造竣工者，于工程竣工的大唐贞元十九年十一月五日作了《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这篇记事碑文。

（二）作者韦皋其人

韦皋(746-805)，字城武，京兆万年人。韦皋初少人仕途是建陵挽郎（肃宗皇帝李亨的哭丧人），由此而登上政治仕途的历史舞台。建中四年(783)。朱泚兵乱事件中，德宗皇帝逃往奉天，韦皋时为权知陇州行营留后事，后因助德宗皇帝还都有功，韦皋被德宗升为左金吾卫将军，后迁大将军。贞元初年(785)，德宗拜韦皋为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治蜀二十一年，封南康郡王，赠太师，谥忠武。

韦皋至蜀时，蜀地已有吐蕃、南诏等外患，吐蕃常侵犯蜀地。蜀地边陲南面有南诏国，西面有吐蕃，少数民族部落多且民风强悍。当时南诏国与唐朝关系破裂，南诏转而依附吐蕃，帮助吐蕃侵犯蜀地。韦皋确定联合南诏及其他各民族部落孤立吐蕃的方针策略，统领军队先后与吐蕃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边境战争，共击破吐蕃军队四十八万。德宗以韦皋之功，加授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封南康郡王。

韦皋劝服南诏国归顺唐朝后，通过开辟青溪道，打通蜀地与南诏、诸蛮族人的通道，沟通往来。同时通过新开通道，南诏由蜀地向朝廷大量入贡。韦皋建议唐廷废除过去强使南诏子弟入京做“质子”的制度，把南诏贵族子弟聚之成都，向他们传播汉族科技文化，群蛮子弟学成后即归，其他子弟继续来成都留学，以此大量培养南诏及部落人才，加强与南诏、诸蛮族的友好关系。为此德宗皇帝授韦皋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兼云南安抚等使。

韦皋治蜀二十一年，对百姓征收较繁重的赋税，一方面向朝廷进献丰美的贡物，来维系皇族的恩典；一方面充实军府的库存，对军中将士发放优厚的军饷及抚恤，将士们得以英勇效力，屡次挫败吐蕃进犯蜀地，慑服南诏。在军府的库存充实后，韦皋又时常缓解百姓的负担，每隔三年便实行一次赋税豁免，蜀地百姓既佩服他的才智与权谋，又畏惧他的威严。后来老百姓还供奉他的画像，把他当作土神，家家户户都祭祀他。韦皋镇蜀二十一年，发挥他的文武韬略，捍卫了唐王朝西南边疆疆土的完整性，成为封疆大吏，对蜀地及西南周边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赫的功勋。

韦皋在音乐和艺术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唐书·礼乐志》卷十二：“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即今缅甸北部掸邦）进乐，皋乃作南诏奉圣乐……十七年，骠国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又图其舞容、乐器以献。”^[6]后来《南诏奉圣乐》和《骠国乐》成为唐“十四国之乐”之一，列于十部伎载人史册，为唐宫廷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诏奉圣乐》与《骠国乐》是韦皋将汉、夷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的艺术结晶，是当时唐朝与西南诸邦国音乐文化交流活动的伟大壮举，对后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与融合发展，和各民族团结及国家统一发挥了历史纽带作用。

韦皋“雅好释氏法”^[7]。唐代是佛教的鼎盛发展期，韦皋是唐朝中下时期人，所以韦皋崇尚佛教，与唐代社会崇尚佛教密切相关。韦皋说：“皋镇守方隅，军务之暇，躬览圣教，永思宏益。”^[8]韦皋又说：“皋受命方镇，十有七年。求所以赞皇猷，裨大化，尝以万人之心，不俟惩诫，靡然归善者，释氏之教宏矣。”^[9]韦皋在蜀二十一年，身为军政最高长官崇奉和提倡佛教，无疑推动了佛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播和兴盛。

韦皋“文翰之美，冠于一时”^[10]。目前发现的韦皋存世作品，《全唐诗》存诗三首：七言律诗《天池晚棹》、七言绝句《赠何遐》、七言绝句《忆玉箫》；《全唐文》收录其作品有：《谢政刑箴表》《谢赐御制纪功碑铭表》《请皇太子监国表》《上皇太子笺》《破吐着露布》《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铜普贤菩萨记》《襄历寺记》《宝园寺传授毗尼新疏记》《西川鹦鹉舍利塔记》《誓将士文》。

四、《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剖析

韦皋的《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是唐代散文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作。唐代散文逐渐摆脱了六朝以来骈文所讲究的对仗用典和注重声律藻饰的浮华文风，提倡行文自由、朴实流畅、不讲声律对偶、单行散句口语化的散体文，尤其是中唐的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将散体文推向高潮，恢复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韦皋的人生年代几乎与韩愈、柳宗元同时代，从年龄上看是他们两人的前辈，如果说韩愈、柳宗元是中唐散文“古文运动”的倡导领袖，那么韦皋的《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这篇唐代散体文反映真实的社会纪实，文风朴实，寓事说理明白畅达，缜密推理条理清晰，笔力大气磅礴，其写作特色完全在传递“古文运动”精神，是古文运动的倡导先驱之作。

在中国的文化史中，汉代以前是以儒道两教为文化主流，而后唐代是中国历代王朝中经济高涨和文化昌明的时期，思想文化方面开放自由，由原来的儒道两教发展为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多元中国文化，三教相互交融，尤其是佛教思想文化的信仰在唐代已达到鼎盛，上至皇帝，中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信奉佛教成为一种人生取向。而作者韦皋的人生年代(746-805)处于唐代中后期（盛唐和中唐时期），时值唐王朝从强盛渐趋没落的时代，作者的仕途处于德宗皇帝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复苏，但外患和内乱战事频繁，唐室始终改变不了藩镇割据的统治局面。朝廷权势由奸臣和宦官掌控，国政日衰，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风颓废，宦官争权逐利、贪腐甚嚣、声色犬马、骄奢淫逸，底层人民凄苦。因而韦皋所处的政治社会动荡混乱时代，佛家的修心观和道家的修身观成了人们修心养身的思想主流，而儒家思想淡薄。韦皋笔下的这篇记体文虽然主题是记叙大弥勒石像，然而在那个时代社会生活背景下，作者自然而然的要把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现实记录下来。因大弥勒石像工程发起人海通是佛家弟子，作者韦皋又崇尚释氏之法，所以作者在这篇记体文中理所当然引入佛教思想观点用佛法理论，发表个人看法。

韦皋的这篇记体散文的独特视觉，在于作者以大弥勒石像工程的建设成就，去诠释释迦牟尼思想的大智慧，着重阐明释迦牟尼思想的教育观和社会的仁德大道真理。文章作者并没有停留于对开凿大弥勒石像建造过程本身的繁杂记述中，而是以海通开凿大弥勒石像这一贯穿全文的中心主线，一面记叙一面议论，论与记相结合，通过记事、记人、写景、状物来抒发作者的感情见解，触景寓理，托物言志，站在道德的高度审视人生，阐明了很多人生哲理、真理和宇宙事物法理，充分展示出作者说理的艺术天才。突出说理性和教育性，这就使得这篇文章超越了记事的范围，意在说理的“教育篇”。《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是一篇文学艺术性和思想性很强的说理性美文，它既是一篇文学佳作又是一篇思想佳品，不失为一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 [1] 赵明诚.金石录(卷九)[A].四库全书·史部(第681册)[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73.
- [2]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A].四库全书·子部(第864册)[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5.
- [3]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四)[A].四库全书·子部(第1054册)[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10.
- [4] 万历.嘉定州志(卷六)[M].万历三十九年(1611)木刻版.乐山市市中区地方志办公室,2007.247-251.
- [5] 清嘉庆.凌云诗钞(卷八附)[M].清嘉庆二年(1797)木刻版.乐山市市中区地方志办公室,2007.841-842
- [6] 欧阳倬,宋祁唐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二·礼乐志[A].四库全书·史部(第272册)[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06-307.
- [7]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囊(卷十四)[A].四库全书·子部(第1054册)[C].上海古籍出版社510.
- [8] 韦皋.宝园寺传授毗尼新藏记[A].扈仲荣.成都文类(卷36)[C].中国基本古籍库本电子数据库.
- [9] 韦皋.再佳大慈寺普贤菩萨记[A].龙显昭主编.巴蜀佛教碑文集成[C].巴蜀书社.2004 43.
- [10] 张君房.南康王梦二神人告以将富贵验[A].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七)·灵验部一.四库全书·子部(第1061册)[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68